



1997
25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注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吳 十五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賀齊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

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
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
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

三國志

吳書三賀齊

一

昭和十六年二月六日
市島謙吉氏贈



賀氏齊父輔永寧長

少為郡吏守郟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奸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太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未豐浦民反轉守太未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郎奔東治候官長商升為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為永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福升遂送

三

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誅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婿何雄爭勢兩乘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眾出降侯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名五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為賊眾兵少深

入無繼恐爲所斷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汴蕃本與
齊鄰城耻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
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
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葢竹軍向大潭三將又
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
萬人拜爲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爲建平縣
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楊黠歙時武彊葉鄉東
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而歙賊
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黠帥陳
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

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
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
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
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
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
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
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
首七千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
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

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楮，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楮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齊復表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并縣歙凡六縣，權遂割爲新都郡，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卽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爲臨水縣。

吳錄曰：晉改爲臨安。

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

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狡獸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

賜齊駟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

徐盛

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棟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所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示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

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

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

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今主常當

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

以此為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慰心

非但書諸紳也

齊驍將也
能為此忠
誠之言

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計破突斬首數十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在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

初晉宗為戲口將以眾叛如魏還為蕪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耻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康芳鮮于丹等襲蕪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

齊景

齊達

會稽典錄曰景為滅賊校尉御眾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為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逆故雖看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全琮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塘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

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楊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而非急而士大夫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贖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

徐衆語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臣松之以為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懸命憂在朝夕權其輕

重以先人急斯亦馮媛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
邀名或負其心

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倚家
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
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
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
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詎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
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
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
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只

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鈇擊
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
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
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
軍陸遜擊曹依破之子石亭是時丹楊吳會山民復
爲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
守

吳錄曰琮時治富春

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
渚罷東安郡

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修祭墳墓摩幢節蓋躍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為榮

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

吳書曰初琮為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

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琮有大臣之節

止太子出軍

也

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逆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

正征珠崖交夷州

三國志

吳書五全琮

相汚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
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
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
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既親重
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
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于壽
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
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

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
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卽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後

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
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賜死小子吳
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
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
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名署錄事出補
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治五縣賊呂合
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
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

平五縣
蔣欽

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

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塞城魯嫌疑斷道
事討不立權遂召岱還

孫茂

定三郡

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
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眾拒岱岱攻圍
即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瑒及中郎
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為反亂瑒據攸縣龍在醴陵
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瑒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
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
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高涼西郡
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滇

討賊

戴良

陽賊王金合眾於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岱討
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
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為
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
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
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
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
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
易輕也岱曰今微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
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

三國志

吳書

十

定南十

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
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
即率兄第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
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
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
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傲外扶南林
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
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渥口
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為刺
史或謬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

劉纂唐資

討賊

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
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
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
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
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資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
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為列將桓厲等皆見
斬獲傳首諱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數首桓
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
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懼
其餘細類掃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

三國志

吳書十五

二

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
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濬卒
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項
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搔擾岱
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
將唐咨等絡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輒式及遣諸所
偽署臨賀太守費揚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
昌陸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
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
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

唐咨

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
言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
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
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
乃分武昌為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
大將軍拜子勤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即位拜大
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飽家
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
為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
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

三國志

吳書左 呂岱

十一

徐厚

原慷慨有才志，當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當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代，代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歿，代哭之甚哀，曰：「德淵，吾代之益友。今不幸，當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布巾襦，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鮪

周鮪，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為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寇，以鮪為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楊西部都

計賊

胡綜

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鮪為鄱陽太守，與胡綜勦力，致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明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誦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鮪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日：鮪以千載微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為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孤歿首丘，人情戀本，而過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墮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

密書

南大邵南

與陸遜上
壯烈書同
至險亦至

在略何等
賊事不煩
景讀即三
尺童子亦
所不信

三國志

吳書

十一

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
叛奉歲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
光照遠民之趣永齡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鮑遠
在邊隅江沱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
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
變生古今司揆鮑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承
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
有離合去就之空退有誣罔在成之咎雖志行輕微
存沒下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
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

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宜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
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
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鮑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
日鮑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為變以
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
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鮑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
非薄媼不復厚雖或斃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鮑領郡
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鮑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
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
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

三國志

吳書

十一

三國志
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
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
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
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
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
弟孫奭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費運糧以爲軍儲又
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
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順江渚鮪
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
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

城思誅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
事中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
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齋
戕託叛爲辭由語心計不宜唇齒骨肉至親無有知
者又已執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
鮪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
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
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
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
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信一齋教還教還故當言

悔叛還前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
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惡望涕筆俱下其五日鄱陽
之民實多恐致帥之赴役未卽應入倡之爲變聞聲
響拊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棲草藏亂心猶存而今
東主圖興大眾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
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
要恃外援表裏機互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
從皖道進住江上鮑當從南對岸歷口爲之若未經
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卽自善
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苦兵寇苦於征誅樂得北屬

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
徐諸軍首尾相銜率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
善也鮑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
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日東主致恨前者不救石陽
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
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
欲以羸兵填壘使卽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太趣也私
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
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今鮑歸命非復在天正在
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

說了再說
賣詞極矣
明眼人自
應看破

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
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
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
七日今舉大事自非辭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
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
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為表幟
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
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入濶狹之間輒得聞知今
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戕乞加隱秘伏知智度有
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未罪惟魴因

別為密表曰方北有通寇國陜河洛久稽王誅自檀
朔土臣甯不能此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輪展
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猥發
優命勅臣以簡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
谷巖岬為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
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唯信不如
令臣議休於計為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
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
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復之術加卒秦大略公矇
狼狽懼以輕愚不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

議休

而天弗違博論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
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大軍囊括虜無
子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歲草懼
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鮪帥步騎十萬
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鮪亦合衆隨陸遂攬截休休幅
裂瓦解斬獲萬計鮪初建密計時頗有郎官奉詔詰
問諸事鮪乃誦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
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鮪曰君下
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禪將軍
賜爵關內侯

徐衆評曰夫人臣立功効節雖非一塗然各有分
也為將執桴鼓則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
之義歾必得所義在不苟鮪為郡守職在治民非
君所命自占誘敵髮剔髮膚以徇功名雖事濟受
爵非君子所美

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

臨川
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

吾粲唐咨嘗以二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鮪表乞罷
兵得以便宜從事鮪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

誘殺嗣

三國志

吳書卷之五周勳

大

周處

第怖懼，請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勳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爲東觀令，無難督虞預。晉書曰：處入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彊禦。齊萬年反，以處爲建威將軍，西征，衆寡不敵。處臨陣慷慨奮不顧身，遂死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處子玘，札皆有才力。中興之初，並見寵任。其諸子姪悉處列位，爲揚土豪右。而札凶淫放恣，爲百姓所苦。泰寧中，王敦誅之，滅其族。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

周玘

會稽典錄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兄駟，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亂時，號爲遲訥。駟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爲不然。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物，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

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

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
此是郡界緣君意願故來斃佳今以少稻而殺此民
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
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
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

徐衆評曰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而
不校又從而救之直而不有又還而不受可不謂
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
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
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今小民

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稱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
又救其罪斯爲讓非其義所救非入非所謂惡不
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爲仁哉蒼梧澆娶妻而美
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
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
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
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論直躬之直非
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
還而不取可以爲難矣未得爲仁讓也夫聖人以
德報德以直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

巴二者何從吾從孔子也

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
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
衆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糴千匹下書購募
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爲良民始
興太守羊銜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
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
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忠貴如此在郡四年以疾
去職

降賊

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都陽新都
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
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
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
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
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
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西
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
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
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

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費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徃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會稽典錄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

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曰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沉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為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寵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為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

三國志 卷之五 魏書 三
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為
秦王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
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劍杜郵今國家
知吾不知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雎大
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
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
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為
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
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存
復以前將軍假節鎮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

思之子禕嗣代領兵

會稽典錄曰牧次子盛亦履恭讓為尚書郎弟狗
領兵為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
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
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屢經于彼無云當
城之者不然狗計後半年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晉
軍平吳狗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
畢訶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
岱清恪在公周魴諳略多奇鍾離牧踰長者之規全

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奸子獲譏毀名云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注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吳 十六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潘濬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

吳書曰濬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

貴異之由是知名為郡功曹

年未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

潘濬

賊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關羽，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

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其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蓋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答觀丁父都侯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樊、申侯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嘗降意，請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

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伯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伯。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伯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伯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吳書曰：芮玄卒，濬并領玄兵，屯夏口。玄字文表，丹

西征玄良

三國志

吳書卷六 濬濬

二

揚人父祉字宣嗣從孫堅征代有功堅薦祉為九
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玄兄良字文鸞隨孫
策平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卒玄領良兵
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深陽侯權為子登揀擇淑
媛羣臣咸稱玄父祉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
世故遂娉玄女為妃焉黃武五年卒權甚愍惜之
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

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曰相與別後時時
斃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
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

諫射雉

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撒壞之權由是
自絕不復射雉

討五谿蠻

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
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
衰弱一方寧靜

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忠渾只求召募諸郡以增
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騭有
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
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
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眾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

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為豪傑所
 善濟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濟聞大怒疏責翥曰
 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
 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
 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徃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
 當時人咸怪濟而蕃果圖叛誅夷眾乃歸服江
 表傳曰時濟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
 濟於武陵太守衛旌者云濟遣密使與琬相聞欲
 存自託之計旌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
 旌表以示於濟而召旌還免官

先是濟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
 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
 禁止黃門侍郎謝友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
 能復友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友友曰
 得無蕃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友謂曰
 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
 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濟求朝詣建業
 欲盡辭極諫至聞天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濟乃
 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
 密聞知稱疾不行濟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奸險也由

潘祕

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請讓大臣語
在權傳赤烏二年潘卒子翥嗣潘女配建昌侯孫慮
吳書曰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
祕權以弟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記曰襄
陽習溫為荊州太公卒大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
於溫問曰先君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
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
後祕為尚書僕射代溫為公亦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
承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

討朱崖

斬陳斌

衆手不釋書姪太文論海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
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
年討山賊陳斌於零陵斬斌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
封都鄉侯轉為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
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
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兵領荊州牧進
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井還說皓戈陽
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
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進凱說皓曰夫君臣無
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

皓徒都武昌揚土百姓沂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樂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聞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因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

二語痛心

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魯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

三國志

吳書卷六 陸凱

六

三國志 卷之六 陸凱
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
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
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
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
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濫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
而塔礪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漚則沈漂陵居則
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
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
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

朝廷迫
官監官迫
長吏長吏
迫小民

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
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
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
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
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
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
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
煩苛民苦萬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
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
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繼負

三國志 卷之六 陸凱

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
入耳不聽，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
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
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
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
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
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
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
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
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

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
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
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
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
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瀟願陛下留神
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
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
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奸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
左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
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

貴何定

姚信 樓玄 賀邵 張悛 郭遠

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遺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
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笑熙小
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
賀邵張悛郭遠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
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榦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
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
十二子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
後人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嚴表薦禕曰禕體質
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曾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
還赴都道由武昌暫不迴願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

陸抗

陸抗

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
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言
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繼以法又陸抗時為
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
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
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
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
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用風氣迴逆將有
陰謀皓深警懼云
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為衛凱欲

因此兵以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據。雖蹇兼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凱令其子禕以謀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宣凱前平語。禕曰。聞野猪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啓凱。故輟止。

予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真。恐非皓之所能容。恣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佞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遺

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稱。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奸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

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拜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

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官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

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存國以賢為本夏
 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
 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審斯社稷之重鎮太吳
 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
 骸暴弃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
 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
 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
 步之相而萬彥瑣才凡庸之質從家隸超步紫闈
 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
 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

王蕃

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
 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
 不遵先帝四也魯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
 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
 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妃外多鰥夫女吟於中
 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
 機猶懼有失陛下臨作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
 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奸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
 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克奸
 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加土被玄黃宮有

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
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
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弃而陛下幸
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
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
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
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管漢之
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
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
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

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
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
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大復役賜與錢
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
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
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
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
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
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
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

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
 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
 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
 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
 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管景帝時交
 趾反亂寔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
 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
 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
 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
 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

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
 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
 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
 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
 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
 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旂立敢諫之鼓武公
 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王悅其行臣察陛下無
 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
 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履

前德不可捐弃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
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
奔臣雖愚聞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
臣常念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念
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
不能循俗與衆沈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
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
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時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
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
事往往留中不思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

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
宮殿不稱宜當避之乃所以妨勞役長坐不稱宜
乎父之不窆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
氣結於臍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
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
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
黃耆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
能言之倫無不獻歎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
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于政公家
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音養

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
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友斯非保國致
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
湯遭木杲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
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
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
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令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
修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
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
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此

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難
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太皇帝居于南宮
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
非常太皇帝曰逆虜游竟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
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
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
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
未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太皇帝之德可
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

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
爭陰相譖備亂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曾王覬覦益甚權時見
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有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
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詐立焉有給使伏于牀下具
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籬太子太子不見
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
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
其由竺白頃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
知之遜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楊竺

向臣道之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
疑竺泄之及服以為果然乃斬竺

後為衡陽督軍都尉亦烏十一年交趾九真夷賊攻
沒城邑交部搔動以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
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
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宜至誠遺以財幣賊帥
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
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
千餘人以克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
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嚴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明才

三國志 吳書 卷六 共
通行絜筮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
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
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
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
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入神遂
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
土負老携幼甘心景從衆無携貳不煩兵衛自諸將
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
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
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

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
其木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
工畢修庶績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
胤天策元年與從兄禘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
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
大丈夫格業胤身絜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三國志

三國志

昔胤

十一

三國志 卷之六 吳書 卷之六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注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吳 十七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是儀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

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

三國志

吳書 卷之六 是儀

十一

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

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今日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

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摠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誦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

高義

三國志

是儀

二

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願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

徐衆誅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殄行，當嚴毅之威，命懸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入，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邪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諂，君勇不懼，聳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傳二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

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

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傳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宮，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思，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儂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

權聞之幸儀舍求視疏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高上千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素棺歛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

黃齊

共讀書策薨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為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為蕪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為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為吳王封綜儀詳皆為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舉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

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太昊，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咎，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旣祗，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寔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

閻謨若神，可謂祕奇。在咎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太昊，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贛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轍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網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徃徃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

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猷，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管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奏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管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

以爲知天命也。臣管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存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摠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聞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搆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構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管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廢

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後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疑心亦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曾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絲絲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苟此之事，謂光所

傳多虛少實，或譏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存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後義不夫，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徵幸。因事爲稱，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與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

三
二
三

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虧心士卒衰耗帑藏空
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間
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
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荊揚二州聞聲
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
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
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
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旣自多馬加諸羌胡常
以三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
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

先定所一上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
易所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
統下令臣願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思納此亦
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答許子遠舍袁
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統
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
有也願陛下思之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
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欵欵遠授其命若復懷疑
不時舉動舍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
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

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二年
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
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弃封域歸命有
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此有日而主者同之降
人未見猜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
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
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
上書大語有以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彌衡而才皆
不及權又問頃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
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

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
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

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令求作廷
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為廷尉監眾人以據
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反至事覺蕃
亡志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
何乃以肌肉為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
有無符烈士死不足相率耳遂閉口而死 吳歷
曰權問普卿前盛稱蕃又為之怨望朝廷使蕃反
叛皆卿之由

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爲宜定科文示以未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亦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

吳錄曰冲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榘榘之佐乎

三國志

--	--	--

